

堯顏色比瓊玖因寤射利疾衆喜君獨不交
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
知縣不買堯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一筆卷第四

容齋一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
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
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
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
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
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
張說源乾曜王峻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

堯顏色比瓊玖因寤射利疾衆喜君獨不交
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
知縣不買堯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一筆卷第四

容齋一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
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
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
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
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
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
張說源乾曜王峻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

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齷齪
自守者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
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
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
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
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七
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之亂
分為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
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
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為煬帝
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
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
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
馬後終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

毒流四海天寶誅之晉之人王擅兵孽后盜竊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

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

晉國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上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

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
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
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
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
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
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
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
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
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
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
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
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
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
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

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
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嘉宋樂喜皆字子罕楚
公子黑肱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闔克
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闔克
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
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
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友
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
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
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
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
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
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
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
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
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
聽樂形於詞句子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
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
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旣多故以十篇編
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
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
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較今世流
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

竹經小象中門以下句及屠其上爻辭注內移
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
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
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
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
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
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
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
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
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
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
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
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
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
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
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
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
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
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
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上下故

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
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
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
著今本雜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
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

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
曰為龍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為迷
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震後有三曰為
王為鵠為鼓巽後有二曰為楊為鶴坎後有八
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
桎梏離後有一曰為牝牛艮後有三曰為鼻為
虎為狐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

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
按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駝

元二之灾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
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
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
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
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
故斯乘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

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
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轢軻人民相食趙明
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
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
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
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

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
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
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

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
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
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汗也其義明
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
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
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汗
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
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

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
觀銓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
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
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廿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卌皆
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
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
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

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公
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罙頌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
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
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
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与

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
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
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
當以省文者為正

負劔辟咩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咩詔之鄭氏注云負
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咩詔之謂傾頭
與語口旁曰咩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
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

有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
易劍爲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
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
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
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
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
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

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
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
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
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
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
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
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
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
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

然也
然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
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
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
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
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
差侍從爲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

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
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
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
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
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
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
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穉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

... 來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
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稱沙門此喻
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一筆卷第五

容齋一筆卷第六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樅閣碑其末云
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
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
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
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
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
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

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旣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慥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鬻復然後省有言不應薦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

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
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
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
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
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
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
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

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
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
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
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爲何所住
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
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
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
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
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
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
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
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
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

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
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丹及有申公巫臣魯有
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
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
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
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
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
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
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

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
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碯
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彘周有石尚宋有石彊
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
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
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
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
特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
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翦代則
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
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奧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
竹蕭竹也韓詩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爲蕭
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即菘蓐豆也蕭竹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

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藁竹按此諸說皆北
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樵寇
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
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
甚若白腳莎菘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
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
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校力之強弱
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
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
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
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
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
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
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

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

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

絕足徃徃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第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莞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

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洛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

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尤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曰尤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

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主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

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

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繹曰：夏侯

唐書世系表

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

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戍戍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聘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聘

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戍爲楚將戰死於栢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

天氏之裔沈妣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徃徃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爲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
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
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
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
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一筆卷第六

容齋一筆卷第七十八別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
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
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
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
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
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
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一筆卷第六

容齋一筆卷第七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
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
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

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
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
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
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
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
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
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
也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
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
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旣多受侮不少非不
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苑彼桑柔其下
侯甸將來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
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
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
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
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
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師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瘵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

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
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
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
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徃徃棄諸几
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
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
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
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
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
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
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
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
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
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
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

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子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

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

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駟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騾背以銜賈之旣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馭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疇以直又飲馭醇酒曰汝所欲酒

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劾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

也云合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
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
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
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
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
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

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
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
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
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
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
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